

學術研究的國際鏈結之現況與挑戰： 無法量化的學術拓邊與連結

潘美玲*

一、前言

對於以學術為專業的學者而言，透過各種形式國際鏈結的活動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進行交流討論，擴大學術專業網絡並吸收先進知識，是學術研究活動的基本環節。然而在當前的高等教育學術體制，國際化成為全球大學排名評比的重要指標之一，這些原先屬於個人學術研究的例行活動，就同時被校方加以強調而需要創造績效的教師與學系單位的評量活動。這些國際鏈結的指標，包括每年參與國際研討會的場數；是否和國際學者，特別是世界頂尖大學或學術機構的學者進行研究計畫，或共同發表研究論文的篇數等，一般的學術研究專業活動，已經被納入為關鍵績效的指標 (KPI)，成為提供量化數字的生產活動。

然而這些國際鏈結的學術活動，因為學科領域的性質與學術生產活動的方式，而有相當大的差異。一般而言，對於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會比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有更多的機會和空間持續進行上述符合國際化指標的國際鏈結活動。若從量化數字而言，我的國際鏈結紀錄只能算是乏善可陳，至少在過去十年間是如此，因此當收到這個寫作邀約時，還特別向承辦人員進行確認，才決定接下這個任務。以下我將提供個人多年來學習與研究過程中，進行國際鏈結卻未必完全符合當前國際化的指標形式，從中提出個人對於學術國際鏈結的觀察及建議。

二、臺灣研究的學術拓邊

本人學術研究的國際鏈結經驗的啟蒙，始於還在美國就讀博士班的階段，於 1995 年參與「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研討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Conference, NATSC) 的第一屆，當時這個研討會是由臺灣主要留學美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生所發起，並由「台灣研究基金會」提供資源而舉辦的。這群研究生歷經臺灣的 1990 年代解嚴前後，野百合學運及社會運動的洗禮，來到美國接受人文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的知識。當時臺灣社會有關臺灣歷史和社會的研究才方興未艾，而在歐美的學術研究社群當中，則是附屬於中國研究的區域研究之下，這個研討會成立的宗旨即是希望將臺灣的研究脫離中國研究的場域，建立從臺灣主體性出發的研究論述。

「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研討會」成立之初，每年選擇一所北美的大學舉辦，參與的成員除了來自臺灣的研究生之外，也邀請了在美國從事與臺灣相關研究的學者，同時吸引了來自歐美等國對於臺灣研究有興趣的學生與年輕學者。我從 1995 年以論文發表者參與該會之後，被選為學會的幹部，並在 1996、1997 年持續參與研討會的籌備與舉辦，1998 年則擔任會長一職，當時主要的幹部成員不只有臺灣的留學生，也包含了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學者。該屆在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舉辦年會，研討會的主題是“Putting Taiwan in Global Perspective”，持續反映當時參與成員希望將臺灣研究推向國際的企圖心。

「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研討會」到了第五屆之後，也就是 1999 年開始進入常態化而改成「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NSTAC 是我主要參與的階段，不只提供學術專業的發表場域，也從擔任幹部和會長的經歷，實際學習到舉辦國際研討會所有環節的可貴經驗，並且與來自臺灣及世界各地不同學術領域，但同樣關注臺灣研究的學者交流互動，因而建立了個人的跨領域及國際化的學術社群，成為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個人在學術專業上的重要資產。

這個學會目前依然在北美持續舉辦年度的臺灣研究研討會，已經即將邁入三十年。參與的歐美學者與年輕的研究生，早在 2004 年另外成立了「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2010 年，中研院推動成立「臺灣研究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WCTS)，將臺灣研究為主體的知識社群的國際化，提升到全球規模的層級。在 NATSA 成立二十週年之際，我和另外三名成員邀集不同世代的參與者，共同記錄了 NATSA 的成立歷史、組織變遷，以及面對的挑戰，共同編輯《跨界跨代的台灣研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 (NATSA) 二十年》(潘美玲等，2016)。因為編輯該書的機緣，本人在 2017 年受邀到「日本台灣學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JATS)，於「台湾研究の地域比較—台湾、日本、米国、欧州の経験交流」的場次進行報告，見證了當年由一群研究生草創的學術拓邊活動的成果。

三、南向的研究拓邊

本人在完成博士學位回到臺灣進入大學任教之後，因為機緣而開始進行難民的生存策略的研究計畫，研究版圖從臺灣在地跨國連結到在印度和尼泊爾的流亡藏人。從 2004 年起申請到國科會研究經費，開展個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印度或尼泊爾的地理幅員廣大，每次出國的田野行程都需要至少十天以上的時間，因此通常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時間才可能進行。此外，也在 2007 和 2008 年期間，申請客委會經費，對於加爾各答地區的客家華人移民社區進行調查研究，以作為在印度少數族群的比較案例。由於出國田野所需的準備與協調及實地執行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加上累積研究資料到寫作出足以發表的作品，也需要較多的時間，取捨之下，自然排擠了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的安排。

南亞國家難民的生存策略的議題本身，就具有跨國的特質，本人多年來的研究累積，拓展了難民經濟與南亞區域的學術版圖，透過這些研究經驗，開始有機會接觸當地的學者，曾經邀請印度尼赫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到本系進行訪問。2019 年 4 月本人就以本校人文與社會研究中心代理主任的身分，主動拜訪印度尼赫魯大學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的「國際問題研究院東亞研究中心」，而受邀在該中心進行演講，以「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臺灣經濟發展」(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為題，對該中心的師生介紹臺灣的經濟發展，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的歷史，以及如何進入全球製造生產體系，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而創造經濟奇蹟的經驗。由於這類的交流相當罕見，我國中央社駐印度的記者特地到場聆聽並發布新聞。根據該記者訪問與會的印度學生表示，這是他們首度有機會能夠系統性地瞭解臺灣經濟如何進入到全球供應鏈的經驗，對於印度具有相當啟發的意義。時任該中心主任的謝鋼 (Srikanth Kondapalli) 博士，並特別安排他個人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的幾位流亡藏人的碩博士研究生找我討教，這場會談當中，我們除了討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處境與關切的問題之外，我也提供這些研究生有關從事學術研究的諮詢與建議。因為有這場會面的因緣，讓我有機會認識這些優秀的人才，其中一位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以博士後研究員加入我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促成培育學術人才的跨國鏈結。

四、拓展國際合作的觸角

本人雖然沒有經常出國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是以英文發表在國際的學術期刊，目前所開展的一些國際連結與學術合作的機會，主

要都是透過這些發表的論文而連結起來的。例如來自英國的大學邀請貢獻有關流亡藏人在臺灣的生活經驗的章節，參與有關臺灣和日本的難民比較（Refugees in East Asia: Taiwan and Japan in comparison）專書寫作計畫，經過數月的往返討論，目前已經完成論文，該專書預計於明年出版。除了完成論文之外，得到該書編輯的邀請，與其中部分章節的作者，共同規劃一個議題場次，參與在歐洲舉行國際研討會，將國際連結的觸角繼續延伸。另一個邀約來自於印度知名的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IT) 分校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擔任博士論文的審查委員，這類的個人國際連結將有助於開展未來臺灣與印度學界的接觸。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即將發表的一篇與國際學者共同撰寫論文的經驗，則是來自中歐。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UPOL) 的 Sinophone Borderlands 研究中心，由歐盟提供經費的多年期研究調查，執行有關世界各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印象和看法，第一期計畫是針對歐洲 13 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第二期計畫是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 15 個國家。該計畫研究員來臺參訪時，我們曾經就臺灣對於難民議題交換意見，因此成為該計畫擬定臺灣題項的諮詢顧問，共同參與中文問卷题目的擬定與確認，我也有機會加入自己有興趣的問題，透過這個研究計畫獲取所需要的研究資料，目前臺灣部分的研究資料已經蒐集完畢，我們也針對資料進行分析，並共同撰寫論文，投稿到國際學術期刊 (Pan & Kironka, forthcoming)。

五、挑戰與建議

對於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而言，參與國際鏈結的形式與層面相當多元，本人從研究生時期開始，以及日後的研究所進行的場域，都觸及到跨國學術拓邊的活動，雖然形式上不完全都能夠算在校方國際化的指標，但對於臺灣的學術研究及學術版圖的拓展，則提供了實質的意義。

本人在美國留學階段參與的 NATSC，除了學術寫作的知識分享之外，也有幸參與一個透過學術研討會而拓展的學術領域過程，建立組織及承接會務的重要任務，雖然和所有研究生階段的學生同樣面臨到寫博論，畢業找工作的問題，但從學生時代就有機會建立跨領域及跨國的學術社群，有助於個人日後學術網絡的拓展之外，也為臺灣研究當前在國際上的地位盡到一份心力。希望以此經驗鼓勵目前還在研究生的學生，掌握機會積極參與有意義的學術活動，並創造個人學術的國際鏈結。

而本人多年來因為研究流亡藏人的難民經濟而在印度進行田野的過程，除了建立個人在難民經濟的專業成果之外，也實質地將臺灣學術研究的版圖拓展

到南亞——對於臺灣的人社領域學者而言，還是一個相當陌生場域。跨國的移地研究本身就具有相當的挑戰，特別是在時間的安排，如何在緊湊的教學、指導學生、各種學術服務之外，持續地與研究場域維持連結，如果沒有申請到國科會的經費提供足夠的資源，要累積實質的研究成果，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本人也樂意分享多年的累積研究經驗，於 2021 年參與由國立清華大學的印度研究中心舉辦的「印度研究培力工作坊」，提供「印度流亡藏人研究」經驗給有興趣的學者。

在跨國移地研究多年中曾經遭遇許多困難，但隨著研究經驗的累積，基本上都能夠順利的克服，目前遭遇最大的挑戰，則是面對計畫執行中校內行政所帶來的障礙，例如研究申請計畫過程中的 IRB 審查流程就是一大問題。本人在 IRB 制度實施之前，就瞭解到以難民為研究對象，比一般具有公民身分的民眾需要更多個案保護的考量，因此對於 IRB 實施的理念也相當認同。然而，在送件的過程中，由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要完全通過來自不同領域的 IRB 委員的審查，需要不斷向委員們提供各種說明，解釋為何難民無法提供某些表格上的資料，這種往來經常耗費數個月甚至長達半年的時間，有時甚至都因此要重新調整下田野的時間，這種令人挫折的過程，每次在申請到新的研究計畫時，面對新的委員而要重新經歷一次。而移地研究田野之後的校內報帳流程，也經常是需要不斷向主計人員說明，出國的目的是進行研究，因此支出項目不能用參加會議或參訪的形式來審查等。雖然這些問題與學術研究本身無關，但行政環節的障礙卻會對執行計畫的主持人造成懲罰性的效果，不利於整體人社領域的跨國拓邊的研究發展。

最後，許多學校為了提升排名，鼓勵校內教師進行學術國際化與國際合作，但這種國際化合作的對象都以歐美國家，所謂科技先進國家為優先，但是卻不見得適用於人文社會領域的範疇。本人上述所分享的經驗，呈現國際鏈結的學術合作與交流是有機的，也具有多元的形式與內容，也希望在制度上能夠提供更友善的環境，產生實質的效果。

參考文獻

- 中央社 (2019)。〈台灣經驗分享 交大教授獲邀印度尼大演講〉，<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7023>。
- 潘美玲、林繼文、張隆志、楊孟軒主編 (2016)。《跨界跨代的台灣研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 (NATSA) 二十年》，高雄：巨流圖書。
- Pan, Mei-Lin, & Kristina Kironksa.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Inviting the Dalai Lama to Taiwan: Political or Religious Mo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forthcoming.